

如何以「你失明了，突然有一天你恢复了视力，脑海里却有一个声音说『别告诉他们你看得见』」为开头写文章？

你失明了，突然有一天你恢复了视力，脑海里却有一个声音说：「别告诉他们你看得见。」

1.

你对脑海中的声音感到诧异，但并没有放在心上，仅当作是狂喜时产生的幻听。

夕阳透过窗户把房间照得昏黄，你贪婪地用视线舔舐过墙上褪色的海报，书桌上整齐排列的书籍，以及床头柜上摆放的一朵鲜花，此时你才发现万物在你看来是如此可爱，你恨不得把它们都装进自己的眼睛。

「铃——铃——铃——」

过了好一会儿，你的喜悦被一阵铃声打断，桌上的闹钟提醒你此时已是下午【6：00】，天色将暗。

你打算下楼走走，看看夕阳无限好的的黄昏，看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。

临出门的时候你扫了一眼墙角的盲杖，没有选择携带。

但还未开门，你的父母就推门而进，你虽然有些奇怪父母下班比往常早了一些，但没有多言，你兴冲冲地告诉了他们你恢复了视力，他们也很高兴，甚至为你做了一顿丰盛的大餐。

这一餐你吃得很高兴，甚至和父母说了很多平日里羞于出口的话。

他们只是听着，默默点头，没有多话。

可能是因为开心，晚上你睡觉的时候，嘴角都带着微笑。

意识昏昏沉沉中，好像过了很久，又好像是一瞬，

你再次睁开眼，眼前是温柔的橘光，你正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发呆。

有个声音突然在你脑海中响起：「别告诉他们你看得见。」

你愣愣的看了眼闹钟，此时，显示的时间是下午【5：45】。

这是你的第一次死亡。

2.

这次你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那个声音，你恍惚了一瞬，赶紧追问：「你是谁？」

没有回应。

你视线扫过房间，产生了怪异的感受。

比如墙上的海报，是一张科比投篮的瞬间，你明明记得科比是双手持球，画面中却是单手，又比如，桌上的书籍打开，里面满是模糊的字迹，还有大段大段的空白和错别字。

正在你感到不对时，桌上的闹钟响了。

铃声回荡在空荡的房间里，窗户明明是关着的，你却感到万分的凉意。

仿佛有看不见的风从窗户吹进进来。

时间又到了【6:00】

这次你没有选择出门，等到你稍微冷静下来，时间又过去了 10 分钟。

奇怪的是，这段时间，你的父母并没有回来。

你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多心了，也许之前发生的只是一场梦，于是你打算下楼散散步。

但握住门把手的那一刻，门开了。

你的父母推门而进，你们对视着，接下来的一切就顺其自然的发生了，你告诉了他们你视力已然恢复，他们做了一顿大餐，在他们热烈的目光中，你却兴致缺缺，沉默着吃完了一顿饭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

混乱的思绪在你脑海中反复缠绕，让你心力交瘁。

晚上，你翻来覆去没有睡着，待月上中霄，半梦半醒中你听到房门被打开的声音。

你眯开眼，朦胧中看到一个黑影逆着光走过来。

你的喉咙一疼，接着是窒息的痛苦，你挣扎着，蠕动着，意识逐渐陷入了黑暗。

.....

你猛地睁开眼，大口喘着粗气，双手捂住喉咙，一阵心悸。

心脏猛烈的跳动告诉你你的心情并不平静。

有个声音突然在你脑海中响起：「别告诉他们你看得见。」

你慌张地看向闹钟，此时，显示的时间仍是下午【5：45】。

这是你的第二次死亡。

3.

那种真实的痛苦让你不再怀疑死亡回归的真实性，于是你开始思考一些问题。

首先，你是被谁杀死的？父亲，母亲还是其他人？

其次，为什么会有人要杀你？

再次，死亡回归和各种诡异的事情是怎么回事？

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，你该怎么做？

前几个问题都无从下手，你只好从最后的问题入手，思考应对之策。

你先是在脑海中呼叫了那个声音，发现未果后，你决定听从他的建议，继续假装盲人，按兵不动。

你花了几分钟时间控制好表情，拿起手边的盲杖，准备在你的父母回家前出门。

你小心翼翼缓步走到门口，准备从猫孔里向外探查情况。

客厅里静悄悄的，只有秒针转动的声音，咚、咚、咚，一声声敲在你的心脏上。

你屏紧呼吸，死寂的氛围让你心跳不自觉加快。

你的眼睛渐渐贴近猫孔，你甚至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液。

从狭小的孔洞间，你望到两个面容呆板的人，像木头一样站在门口。

正是你的父母。

你继续不动声色，却发现门口的男人突然动了一下，咧开嘴露出了诡异的笑。

紧接着猫孔上猛地出现一只眼睛，与你隔门相对！

你被吓了一跳，心脏仿佛骤停了一下。

一瞬间，你不知哪来的勇气，直身开门！

门口，你的父母，站在那里，无声无息，好像不曾动过。

你用盲杖探路，装作没看到他们。

然而在你看不到的背后，他们僵硬地一寸寸转头，视线直直地盯着你。

你手摸住了楼梯扶手，心中莫名松了一口气，心想终于可以下楼。

但下一瞬间，你感觉背后突然传来一股强大的推力。

你径直摔下楼梯，甚至来不及体验疼痛就眼前一黑，失去意识。

.....

时间，下午【5：45】

你长吐一口气来缓解惊惧，这次你没有停留，决定径直走向门口。

在猫孔里再次发现了那只眼睛后，你心里闪过什么，最终还是开了门。

.....

时间，下午【5：45】

你若有所思地睁开眼，接连两次的死亡让你意识到了什么。

你的视线透过窗户，望向了无垠的黄昏。

「别告诉他们你看得见。」那个声音又悠悠地响了起来。

这是你的第三和第四次死亡。

4.

你的父母会阻碍你出门，并与时间无关，这一点已在接连的死亡中得证。

你甚至开始怀疑，他们是不是你的父母。

随着【6：00】的铃声响起，你开始想的更多，但每一次对过去的回想都让你头痛欲裂。

好像身体在用疼痛抗拒着回忆。

你甚至想不起来自己失明多久，因何原因。

你无奈放弃了思考，这背后浓厚的疑云却激发了你的窥探欲，你发誓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

既然门走不通，只好另寻他路，比如：窗户。

你家住六楼，相对那些高层来说，并不算太高，加上每一层都有开放的阳台，完全可以借助绳索下去。

仅花了半个小时，你就把被罩、床单等织物拧搓成了结实的长绳，并固定在壁挂上，做了一个简单的速降装置。

时间【6：30】

和过去相同，你的父母在这个时候下班回家，并开始做饭。

你隔着卧室门对他们喊了一句，今天你不饿，晚上吃饭不用叫你。

在听到了肯定的回复后，你放下心来。

你踩着书桌蹑手蹑脚爬到窗户上，握住绳索，绷紧身体一寸寸下挪。

夕阳昏黄的光打在你身上，在这十几米的高空中，相较于恐惧，你感到更多的是自由。

你好像比自己想象的厉害，几分钟过去，你已经快下降到五楼的高度。

接下来，你只需跳进五楼的阳台，就能从屋内开门，然后下楼了。

五楼是个上晚班的小姐姐，工作时间从晚 6 点到凌晨 2 点，平日你和她聊过多次，知道她的作息時間，此时肯定不会在家，所以你肯定不会被发现，可以放心行动。

你控制好呼吸，准备最后的下降。

但下一刻，你视线的下方，眼角的余光中，一只手臂从阳台上伸出，抓住了绳子。

你感到一阵剧烈的晃动，在跌落的瞬间，你看到一张没有生气的脸。

砰——

随着一声重物坠地的声响，你最后的视线被血覆盖，陷入黑暗。

.....

时间下午【5：45】

「别告诉他们你看得见。」

随着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，你的拳头奋力锤在了书桌上。

「草！」

这是你的第五次死亡。

也许是已经开始习惯死亡，你的愤怒并未持续多久，你很快冷静下来。

这次的死亡告诉你，窗户出逃的路线行不通。

当然，你会想更多，比如五楼的小姐姐为什么会在在家，联想到之前你父母还未下班就站在门口情景，你心里闪过一个念头，也许，他们从没有真正离开过。

你无力地往椅背上一躺，看向那张发黄的海报。

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你觉得里面的人似乎.....动了一下。

这次的死亡，让你变得十分慎重。

你没有走出卧室，一直呆到【6：30】你的父母回来，吃过饭后，你同往常一样，打开收音机，听了 1 个小时的相声和 2 个小时的有声小说，最后听着网课入睡。

这一夜很平静，你早早醒了过来。

在你穿衣的时候，房门被打开，你的母亲走了进来，她手里拿着一朵康乃馨，默默地走到你的床头，把花瓶里枯萎的花拔出，换上新鲜的花枝，整个过程中，你没有一次直视过她的方向。

同样，整个过程中，她的视线却从未离开过你。

她在.....监视我？你这么想到，但面上不动声色。

早上【7：30】是你父母上班时间，匆匆吃过早餐，他们跟你告别。

你坐在餐桌上说，出门注意安全。

听到背后传来关门声后，你放下碗筷，准备回卧室，但转过身的那一刻，你的冷汗瞬间打湿了背。

他们像两墩石俑般站在门前，紧紧盯着你。

你不敢发出声音，紧抓手边的盲杖，手心的汗粘糊糊粘在握手上，像在握一条鱼。

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

电光火石间，你心绪百转。

最终，你还是照往常一样，回卧室拿了钥匙，准备去楼下找陈老头一起听书。

这是你平日常做的事情之一。

小区有个篮球场，但却没几个人玩篮球，于是这地方便成了老头老太下棋、唠嗑、晒太阳的聚集地，与家中相比，显然你更喜欢这里，因为这里有人的声音，有生气。

你很容易就出了门，你的父母并没有阻拦你，反而为你让开了路。

他们跟在你身后，像两只影子，没有声音。

你越往下走，越是浑身发寒。

破旧昏暗的楼道里，每层每户门前都站着人，他们站在阴影中，用无神的眼睛盯着你。

你像是误入了蝙蝠的洞穴，每下一层，都在接近地狱。

你的背后是无数影子，眼前却没有光。

6.

时间上午【9：00】

你和陈老头并排坐在篮球场边的长椅上，手边的收音机发出砂砾摩擦的沙沙声。

郭德纲的声音开始断断续续。

你和陈老头仍在有一茬没一茬地聊着，偶尔也会附和地笑几声。

天上有朵厚重的云挡住太阳，投下一片阴翳，这本是一个普通的上午，阳光和煦，秋风飒爽，周围有人声，你也不会感到寂寞。

只是你嘴角僵硬的弧度暴露了你并不是多么惬意，在你视线内，你的父母和同单元的住户都静静站在树荫下，一动不动，老头老太则坐在马扎上说话唠嗑，并时不时看向你，初秋的温度并不低，甚至还带有酷暑的余温，但你背后却渗透了冷汗。

你很快受不了这种注视，你靠在了椅背上，头颅微微扬起，看着云。

也许只有云朵的变幻才能让你放松下来。

你逐渐放松下来，并思索起下一步的计划。

虽然有些不解，但目前看来，只要你不被人发现可以看见，就是安全的。

时间一点点推移，第一缕刺目的光从云缝中投射在你的脸上，你情不自禁地用手遮了遮眼。

这一刻，人群的声音戛然而止。

无数张脸同时转向你。

诡异的寂静里，只有收音机里在沙沙作响。

你心脏开始加剧跳动，好像有一种无言的恐惧，你匆匆向陈老头告别，快步离开了。

直到关上房门的那一刻，你才下心来。

接下来你忐忑地度过了一天，直到睡前都没敢再做些什么。

你以为白天的事就这么过去了，心神的疲惫使你就这么睡了过去。

凌晨【2：00】

你朦朦胧胧中听到什么悉索的声音，警惕地清醒了过来，并准备起身。

你娴熟地在黑暗中穿起衣服。

空气里好像有股难闻的气味，让你耸了耸鼻子。

你忍不住打了个喷嚏，随着这声喷嚏响起的还有一声巨响。

「砰！」

黑暗中，你的眼前先是闪过一缕火光，接着是汹涌的气浪，轰隆的声响，你被气浪推飞，撞碎玻璃，飞出窗外。

最后，你看到的是无边夜色里张牙舞爪的火焰。

犹如恶魔。

.....

时间下午【5：45】

你猛地睁开了眼。

「别告诉他们你看得见。」声音如约而至。

这是你的第六次死亡。

7.

这次醒来，你似乎有些疲惫。

沐浴着黄昏的光，你沉默了很久，这次的探索虽不尽如人意，但也基本达成了你的目的。

这是你存活时间最长的一次轮回，这次轮回中，你第一次走出单元楼，到达了篮球场，确认了包括父母在内，整个小区所有人的怪异行为，你第一次活过了两天，并得到了更多的细节信息，当然，最为重要的是你终于相信了那个声音。

「别告诉他们你看得见。」

确实，只要不被发现自己能够看见，就不会有危险。

接下来只要继续如此，必然能够一点点接近真相，而在此之前你需要做的就是搜集信息。

因此，你需要活得更久，走得更远。

注意每条有用的信息，并把它们串联。如果真相是一幅拼图，那么信息就是无数碎片。

你只是个普通人，没有福尔摩斯的智慧和推理能力，能做的就只有靠自己的细心和耐性，借助庞大的信息来还原本相。

你开始注意更多平时疏漏的细节，连房间都重新翻了一遍。

虽然没有找到更多新东西，但你确实发现了些奇怪之处，比如墙上的海报，这个被你注意过几次的海报，又出现了新的变化，在科比身后的看台上，原本端坐的模糊人影竟各有姿态，他们的脸被蒙上一层阴影，看不清神情，他们在做什么？还有书桌上的书籍，里面的文字均被扭曲成怪异的蝌蚪文，并且相较于上次，里面的空白也在逐渐增多，经常一连十几张空页。

你默默记下这些，准备下次轮回继续验证。

.....

时间下午【5：45】

又渡过四次死亡后，你到达了第十一次轮回，刚睁开眼，你便瘫坐地面。

整个人苍白如纸，额上尽是虚汗，你紧咬牙关，才挺了过去。

在几次的轮回中，你发现自己的精神越来越差，开始还只是有点疲倦，到后两次轮回时已是疼痛难忍，像有竹刺在肉里挑动你的神经。

你甚至开始怀疑死亡回归，是不是真的可以无限次下去。

当然，四次轮回也带给你远比之前多得多的信息，四次轮回中最短的一次是三天，最长的一次足有一周。

除了一处地方外，你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小区，十二栋楼、两处花园均被你走遍，虽然你也试图过离开小区，但不管怎么努力，都无法成功，四周高耸的围墙和紧锁的铁门如同天堑隔断了你和外界。

你只好把目光重新锁回小区。那处未曾踏足的地方，那处身体恐惧靠近，甚至潜意识也在有意避让的地方。

你明白，如果有答案的话，只可能是那里了。

8.

你说的地方是位于七号楼北面，小区东北角的一处简陋别墅。

那里本是售楼处，楼盘售完后，就被小区宗教人士改成了教堂，只留下几间屋子给物业办公。

你对别墅印象不多，只记得外墙上爬满爬山虎，风起时叶片沙沙作响，冷得厉害。

这个晚上，你没有睡着，恍惚中，你甚至觉得有风从别墅深处吹向你的房间，脖颈处嗖嗖发凉，你不由裹紧了被子。

被窝的温暖给了你些许安全感，你开始闭眼在脑中整理信息。

首先是海报确实在发生改变，如今观众席上只剩寥寥几人，篮球也消失在海报上，其次书籍的空白也越来越多，半本书都没有一个字，而且在你几次出门的时候小区墙壁的颜色也在不断变化，那些蓝色黄色的墙漆正在逐渐褪去，就好像.....这个世界正在消失些什么。

翌日，上午【9：00】

你拄着盲杖下楼，虽然走过多次楼梯，但看到那些眼睛，你仍不寒而栗。

到别墅需要经过小花园，穿过一条石子路，短短的路程只需 2 分钟就能走完，但你却已经在此踟蹰了 15 分钟。

这种犹豫一半来源于自身的抵触，另一半则是身后的声音。

此前，你已经习惯有人在身后无声息的跟随，如同影子。

但现在你每次落步，都会有同样的脚步声落下，几十道脚步声响成一个，开始还很轻，但随着你前行，声音也越来越大，你甚至听得出他们和你之间的距离也在拉近。

「咚、咚、咚！」

比脚步声更响的是你的心跳，你的呼吸也变得紊乱。

你没敢回头看，心下一横，决定赌一把。

你快步跑了起来，只要能到别墅中，哪怕这次死亡也是值得的。

石子路的尽头是座平桥，下面有个很浅的池塘，只要跨过这座石桥你就能一鼓作气冲进别墅。

别墅的样貌在你眼中越来越清晰，茂密的爬山虎爬满了破旧的外墙，暗红的叶片层层覆盖，只露出几个狭小的窗户，大门敞开，里面一片幽暗，像是能吞噬光的洞穴。

你跑动着，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

你身体紧绷，一个腾跃，冲上了石桥，脚步声戛然而止。

你站在石桥上回头，发现人群像一棵棵树僵立着，止步不前。

好像有一条无形的线隔断了他们与石桥。

果然这里是不同的，他们不敢靠近，你赌赢了，你这么想着，莫名松了口气，转身向别墅走去。

但下一刻，你听到微弱了的水声。

一只手猛地从桥下伸出，握住了你的脚踝，你身体一斜摔下池塘。

你挣扎着想要起身，但好像有股力量在按住你，让你难以为继，水顺着你的呼吸道灌进肺泡，你的气管被水填满，接下来你再次感到了窒息的痛苦，很快，你就因缺氧失去力量，放弃了挣扎。

最后你透过水面看到的是摇晃的阳光和一张狰狞的脸。

你的意识陷入了黑暗。

.....

时间下午【5：45】

「别告诉他们你看得见。」

你恐惧地睁大眼睛，太阳穴青筋暴起，大口大口地喘气，却仍缓解不了这种痛苦。

你身体蜷缩成一团，无声嘶吼，喉咙蹦出几个音节，像一只沙哑的卡带。

9.

这次的痛苦比你预想的要持久，铃声响过【6：00】时刻，你才打着摆子站起身。

从痛苦中挣脱的意识仍有些滞涩，但你已经可以进行简单的思考。

你首先发现不同的是眼睛，眼前像是起了层薄雾，看什么都是朦朦胧胧，近处还好，稍远一点便只能看到简单的轮廓和模糊的色块，世界在你眼前变成了巨幅抽象画。

其次，你发现海报上只剩下空荡的观众席，和场中央半颗焦黑的篮球；桌上的书籍也变成了一张张白纸，你疯狂地翻过书籍，没有半点字迹。

而在你没有看到的背后，床头花瓶中，一片枯萎的花瓣轻轻飘落地面。

你抬头望着窗外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

满是血丝的眼睛望着夕阳一眨不眨，直到眼中流出泪水。

多番死亡的痛苦早已在你心底积蓄起汹涌的暗流，你长久被压抑的怒火像是火山中滚动的岩浆。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我要承担这一切，你这么想着，竟然疯狂地笑了出来。

很快，随着窗外两只鸽子飞过，笑声戛然而止。

你像是想通了什么，就那么静静地站着。

背影孤独而决绝。

时间【6：30】

你的父母准时「下班回家」，你没有呆在房间，反而一反常态，微笑向前迎去，然后在他们不敢相信的表情中将水果刀送入他们的心脏，在血压下，血流像是一道红色的匹练在空中翻飞。

当血液流尽，他们就像两道黑色的影子，随着灰烬一点点消散在风里。

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你隐约看到他们在笑。

他们在笑什么？

你带着疑惑，拎着滴血的刀出门，没有多说一句话。

接着你看到更多的匹练，在你越发模糊的视线中，人群变成了一个奇怪的色块，你只需要对准这些色块的心脏下刀，就能将之消除，血液的颜色也开始变化，开始是红色，接着是蓝色、绿色、黄色.....最后你看到一道道彩虹喷薄，挂满了你的眼睛。

真美啊，你这么想到。

而另一面，随着你走过，身后单元楼的墙皮开始寸寸风化脱落，树叶也开始凋零，当你终于来到在别墅门前时，整个小区彻底崩塌成废墟，轰隆一声，烟尘遮蔽了天空。

你一步没有停留。

10.

踏进门的一刻，你朦胧的视线终于彻底陷入黑暗。

但你却觉得这比看得见更为安心，这本就是你习惯的颜色。

不知道走了多久，你眼前出现了一抹光亮。

接着，光亮炸开，整个世界漂白一片，像是胶卷扭转了底色，又像是透白的 X 光底片。

世界只剩黑白两色。

你模糊地认出，这是一处大厅，两边各有八排长椅，正前方是一处讲台，讲台后面的墙壁上是一幅巨大的基督像。

这是别墅内的教堂？

你静静地看着。

眼前白光再次闪过，你看到整个教堂内都坐满了人影，身穿黑袍的神父在念诵《圣经》。

人群静穆沉默，只有神父的声音在教堂内回荡。

恍惚中，你突然觉得这幅场景似曾相识。

低沉的悉索声从背后传来，打断了你的回忆，你转身看到无数爬山虎从门口钻进来，扭动着触须四处蔓延，不知为何，你心底油然生出一种恐惧，你冲着人群大喊：跑啊，快跑啊！

但他们好像看不到你，没有理会，你试着用手去推，却发现手掌径直穿过了他们的身体，你像是空气里的一个幽灵。

爬山虎很快爬满了教堂，硕大的叶片抖动着，瞬间燃成火苗，汹涌的烈焰吞噬了教堂。

人群这才开始慌乱，争先恐后地向外跑，神父丢掉《圣经》，情侣各自奔逃，你甚至还看到一对夫妻与孩子被人群挤散，孩子在火焰中大声喊着爸爸妈妈，却无人应答，浓烟和动乱中，孩子撕心裂肺的痛哭和咳嗽，泪水与鼻涕同时咳出.....最后你看到的是孩子无助的面孔被火焰吞噬。

你感到脸上有些凉，伸手却摸到了泪水。

我在哭？你心情莫名低落：那个孩子是谁，为什么这么熟悉？

再一睁眼，你发现已经处于一个新的场景，这里是处小学，许多孩子围着一个瞎子指指点点，无情嘲笑，有调皮的小男孩上前夺走了瞎子的盲杖，甚至在小瞎子恐惧地在地面摸索、央求他们时将之绊倒在地，以此激起人群更大的哄笑声。

人群散开，瞎子就这样在操场上呆了整整一天才被老师发现。

你就这样看着一切发生，却无能为力。

只有紧握的双拳暴露了你的心情，你在生气吗？

这是我吗？

画面再次转换，这次的场景你令你确认了答案，眼前正是你熟悉地不能再熟悉的卧室。

你看到母亲买了你此前最想要的科比海报，一点点把海报上的细节讲给你听，你却哭着把它撕得粉碎；你看到父亲买了全套的童话书，每天晚上都温声细语地讲给你听，可你只是哭，把书籍扔得满地都是。你看到母亲经常起个大早去给你买新鲜的花，只为了你起床后能闻到短暂的清香，可你从没接受，你肆无忌惮地埋怨着他们，怨恨着他们把你丢在火海中，怨毒的话脱口而出。

他们只是沉默。

再然后，你好像长大了一些，却愈发沉默寡言了，你不再出门，也没有朋友，甚至连父母都不再说话，你害怕人群，恐惧别人异样的眼光，你害怕父母，害怕那个被父母弄丢的教堂，那里本应充满圣光，你却丢了眼睛。你常常蹲在墙角，瑟瑟发抖，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。

.....

你长成了大人，但好像更不爱说话了，在外人看来，你时常发呆，经常一发呆就是一天，但只有你自己知道他在自己脑海中构建了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，这个世界的你虽然仍旧看不到，但有个和谐的家庭，和父母也是无话不谈，你会和楼下的小姐姐聊天，也会时常下楼去和老头老太一起唠嗑听书，这个世界是黑暗的，对你却是光明的。久而久之，潜意识中，你甚至开始害怕重新看到光明。

对你而言，光明是那个充满着孤独、嘲笑、肮脏的危险世界。

你给自己重新拟定了身份，封闭了以前的记忆，对你而言痛苦不堪的记忆。

你叹了口气，忍不住闭上眼。

再睁开眼，又是新的场景，你好像来到了一处医院。

病房内，医生护士进进出出。

你看到身穿同样病服的母亲对着你絮絮叨叨着：父亲因为跑长途出了意外，自己日夜操劳也终于累倒，老病旧伤一概复发，眼看也活不过几天。但好在最后时刻，还能借着别人赔付的大笔钱交上手术费，把自己的角膜换给你。

这笔钱术后还能剩下一些，足够你一段时间的花销，后事自己也已全部安排妥当，你不必担心。

你的手术是下午【5：45】，在打过麻药后，你被推进了手术室。

朦朦胧胧中，你终于睡了过去。

画面到此为止。

11.

黑白色的世界浮现一颗微弱的光点，接着是一片灿烂的光。

你终于从那个世界中逃离。

缠眼的纱布被一圈圈解开，时隔多年，你终于再次看到了这个世界。

只是你的眼睛却止不住地流泪。

出院后，你第一个地方去的就是父母的墓地，因为路程遥远，来回花了很久。

你站在墓前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

当你再次转动钥匙打开家门，已是傍晚时分，黄昏的光透过窗户照进来，一片昏黄。

家里没有人，显得有些冷清。

你走进卧室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墙壁上已经泛黄的科比海报，它被胶带缝缝补补，呈现一种滑稽的姿态；书桌上摆放着一整套童话故事，不少

书页都泛着褶皱，看起来像是翻了很多次，但吹去灰尘后封面却依旧崭新，看得出书的主人很宝贵它们，不忍心弄脏。

光线透过窗户上照进来，尘埃在光里起起伏伏。

光前则是枯萎的康乃馨。

你像是想到了什么，拉开抽屉，果然在里面发现了一个收音机。

你坐在椅子上，对着黄昏按下了播放键。

里面传来了熟悉的声音。

「咱说相声呀，相声讲究四门功课。」

「对。」

「四门功课，坑、蒙、拐、骗！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哦，说、学、逗、唱！」

「噓！」

.....